

“鲟鱼”是一个地名，一个长江边的小镇，它四面环水，其中一头伸进长江，这便是鲟鱼咀，从上空往下看，它活活是一尾鲟鱼。

鲟鱼是长江的巨无霸，可鲟鱼镇却真小，面积2.81平方公里，户籍人口971人，常居人口约200人，但它确乎是一个镇，镇级党委、政府、司法所、卫生院、派出所等等机构一个不少，这大约也是中国最袖珍的小镇吧。小镇的形成颇有意思，它原本属于桐城县，1979年，安庆划为省辖市，市郊人口不够，上级便将安徽地图上一条细细的红色分界线挪动了一下，将原桐城县的杨桥区划归了安庆，本属于杨桥区罗塘公社的鲟鱼大队，这一下子就要离县归市了。桐城人不愿意放弃这头“鱼”，因为离开了鲟鱼，桐城便失去了县域唯一的出江口。考证、义理、辞章，本就是桐城派的当家本领，在辩论会上，桐城派的后人们慷慨陈词，拿出了最有力的论证，即水系论证——该地属于菜子湖水系，既然菜子湖属于桐城，那么鲟鱼也该留给桐城。于是，在地理空间上，鲟鱼镇四面被安庆市郊和枞阳县包围，但在行政版图上，它却属于65公里外的桐城市管辖，它真是一尾被桐城人养在长江边的鲟鱼啊。

此刻，我已经在寻鱼的路上了。从合肥开车出发，从合安高速转入新开通的德上高速，车少，道宽，我感觉车子成了一尾流线型的鲟鱼在水中奔跑。粗略查了一下地图，几千公里的长江岸线边，以鱼命名的古镇似乎只此一座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，鲟鱼镇是一个以渔业为主的小镇，渔业历史至少有500年，“清明时节，长江刀鱼上市，每罾扳个几十斤是常有的事，特别是毛花鱼上市，内河逢到鱼群，一罾上千斤也是常有的事。这个时候，网纲刚露出水面，罾内鱼头黑压压一片，罾

春天来了，我却大病了一场，又来了场倒春寒，让本来就虚弱的我有点儿招架不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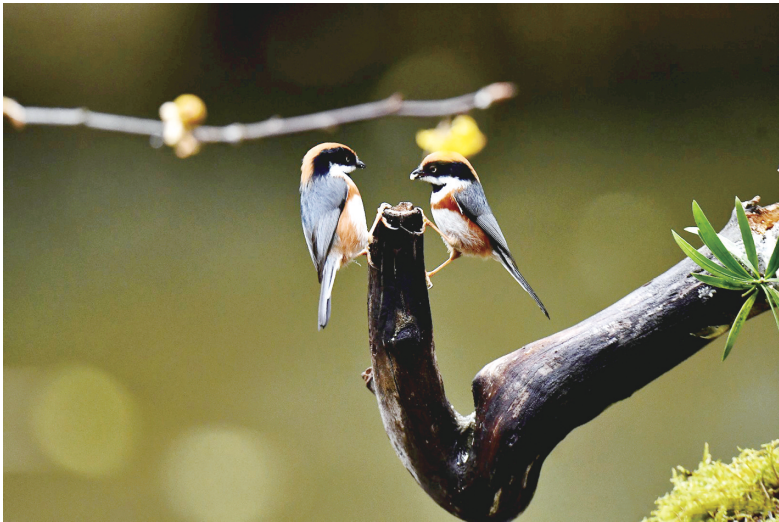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我并不畏惧倒春寒。家乡在祖国东北，我对倒春寒并不陌生，那里的春天总是和冬天难舍难分。但在异国他乡，这难免让人心慌。

我从医院手术室的床上迈下腿来，看见一位棕色眼睛的年轻护士冲我微笑，然后蹲在那里帮我穿好了鞋，并搀扶我到病房。因为麻药的作用，我躺在那里不自禁地浑身发抖，她给我盖了好多层毯子，又一次次捧来热茶，扶我起身，她说，“我知道在中国都喜欢喝热的。”

想着春天的事儿，自然就想到了她，便着急地想写下她，就像要马上

在鲟鱼吃鱼饺

余同友



对视 刘鹏 摄

无法出水，渔民就把随船带的小腰盆划过去，用鱼捞兜，一下一下捞进腰盆，再运到大船上，妇女们则抬着大箩筐，一箩筐一箩筐将鱼抬到水产公司地上摊晒，那时鱼多啊。”一个半小时后，当我下了高速，站在鲟鱼镇江边的鲟鱼咀上时，当地的文化人老童向我介绍着鲟鱼镇的过往。去年大旱，鲟鱼咀前，江水低落，但阳光铺陈在江面，仍好似无数的鱼群穿梭。

回到小镇的小街上，随便找了一家小饭店就坐下了，我相信这里每一家饭店做的鱼都不会差，你想想啊，500多年里祖祖辈辈都和鱼打交道，还烹不好一条鱼？老童给我普及了一下，在鲟鱼镇有几道和鱼有关的特色菜，一道是鱼丸，做法和别处差不多，不细说了；一道是风干鲟鱼，就是将新鲜鲟鱼不剖肚子，从鱼嘴里抠出

鱼肠，然后将作料等灌进鱼肚，吊在屋檐下，经风历霜，鱼肉慢慢变成了红色，腊月过后，将风干了的鲟鱼取下来，一条条码放在陶钵里，上面以香油或酒封住钵口，到了三四月间，取出，放在饭头上蒸熟，鱼肉紧实，鱼香扑鼻，一条鱼可干两碗饭！老童说到这里，话风一转：然而，这还不是最独特的，在鲟鱼镇，最值得一吃的，还是鱼饺。老童解释说，鱼饺当然不是以鱼肉为馅做成的饺子，而是以鱼片为饺子皮包成的饺子，这可是全中国独一份，只有鲟鱼镇才有。

闪进厨房，巧得很，老板兼大厨也姓余，我这位小老弟正在灶前煮鱼饺。捞起一只，吹走水汽，盯住细看，确实是饺子，饺皮洁白如宣纸，包馅处一条细缝紧密粘合，饺背处则是一条细黑线，那是鱼皮，饺子本身塞满

了馅，很丰满，很妖娆，充满了诱惑。我想先偷尝一个，厨师摇摇头说，得配上鱼汤才能吃出味道。汤呢？正在一边锅里熬着呢。

一边等那锅汤，一边听厨师介绍鱼饺的做法。他说，鱼饺做起来很费事，对鱼的要求高，必须是优质乌鱼，重4到5斤左右，活乌鱼弄回来后，立即片成3毫米厚的鱼片，鱼头和骨架熬汤。鱼片怎么变成饺子皮呢？得先将鱼片不停地在盆中摔打，通过摔打逼出乌鱼肉中的粘性物质，这个摔打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儿，重了鱼片会破，轻了鱼片没有没感觉，全在乎厨师的经验，摔打完后，通风晾置三四个小时，让鱼片缓慢地自我紧致，成为不添加任何其他物质的饺子皮，然后才可以包馅，包好的鱼饺在沸水中沉浮，必须久煮不破，周边也有很多厨师来鲟鱼镇学这道菜，但就是“久煮不破”这点达不到要求。

鱼汤的香气飘散，鱼饺也熟了，一尾尾鱼一样滑入坐在小火炉上的陶钵中，刚上桌我就捉住一只，轻轻咬一口，鱼肉片紧裹着猪肉馅，它们亲密地抱成一团，皮嫩，馅香，鲜哪！这是对味蕾的第一波冲击，按当地的方言，就是“KUAN腮”，这个字我不知道怎么写，我理解就是“撞腮”的意思吧，还是很形象的。一尾鱼饺约有一两半重，从皮到馅全是精华，再咬一口，鱼饺的一大半就没了，却爽滑细腻，入口即化，这是对舌头的第二波冲击。吃完一只鱼饺后，再喝一口熬了几个小时的浓白的鱼汤，这第三波直接撞击灵魂了。

这个夜晚，我被鲟鱼镇鱼饺的鲜香迷醉了，我对老童请求道，唱支渔歌吧。老童张口就来，“三月里来夜风寒，三更半夜太孤单。日守孤舟夜守滩，唱起渔歌解闷烦……”歌声水一样流淌，在水中，我仿佛看见一尾健硕的鲟鱼正在向我游来。

出院的那天，春风十里，吹面不寒，我想请她喝一杯咖啡。

她说，“一会还要值班，可能时间不赶趟。我正要去给爸爸汇款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你陪我去好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很乐意！”

路上，她和爸爸视频，只见他们春光灿烂的笑容，我用听不懂的语言传递着真情，完全没有亲人离散、家园被毁的叹息。她高兴地给我看了看她父亲新弄的小摊位，就在废墟边上的集市堆里，她说再多攒点钱，有一天她就能和弟弟回家探亲了。

我看着她手机里那些废弃楼房的残骸，如此阴森恐怖的地方，人为战争、自然灾害、犯罪频仍……我的眼里，那里没有春天，又何以成家？然而她说，爸爸并不想离开那里。我有点悲伤，她拍了我一下，说，“嗨！听着炮火声长大的孩子，和新年听着礼炮声长大的孩子一样，我们都在用力生长！我们跨过了战争、贫穷这些苦难，会长得更结实的！”是呀，艾拉有了工作，弟弟有了学校，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，有了这些种子与希望，叙利亚的春天还会远吗？

我和她拥抱，说了再见，朝着地铁走远。

再回头，看向在银行门口排队的人，心里有些悸动，但没有流泪，只闻到夹杂在春风里的淡淡花香。

可能因为在初春，景色并不秾丽，只是淡淡的，就像我们的告别。

我与春风是故交

陆栋充

记下枯黄的土地中冒出的几丝绿意，一刻也不想耽误！

“感谢你帮我做了这么多事。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因为她的德语和我一样有些别扭，我加了一句，“你来自哪里？”

“我叫艾拉，来自叙利亚。我的家乡叫阿勒颇。听说过吗？”

“哦，没有。”我有点儿难过，“但我知道叙利亚总有战争。”

她的眼皮下垂，点点头，但很快抬起棕色的眸子，问我：“你呢？你来自中国的哪儿？”

“我来自长春，估计你也没听说过。”她笑着点点头。

“那里有极冷的冬天和短暂的春天，但名字却是很长很长的春天的意思。是不是有点奇怪？”她开心地咧嘴笑着。我们把各自的母语吃力地勾兑成可以交流的语言，再注入足够的真诚，彼此瞬间走近。

难民，是一个充满了艰难甚至有点儿消极的字眼儿。叙利亚阿勒颇在2012年就开始打仗了，我在视频上看到那座城市被破坏得厉害。战争开始的时候艾拉还是一名中学生，好在那年她毕业了。历经两年的波

折，她才和弟弟逃了出来，经过土耳其到达希腊，最后才来到德国。

“那时我在上中学，为了躲避炸弹袭击，经常和弟弟睡在浴缸里，没有电，更不用说学习和生活，爸爸为了帮助我们逃出来只能留在当地，那时爷爷奶奶还在……”她努力地收回眼眶里的泪水。

在希腊他们得到了国际难民署的保护，总算有了安全的住所。后来艾拉在德国的当地学校参加了护工职业培训。她是一个极有语言天赋的女孩，会库尔德语、阿拉伯语、土耳其语、英语和德语，还会用中文说“你好”。

她每天都过得超出正常范围的辛苦，除了护工的工作，还会帮助难民营里的孩子就医。在难民营里，紧张的关系是司空见惯的，但她不希望孩子们在争吵中浪费时间，所以经常自发组织一些能给孩子们带来希望的活动。她把做护工赚来的钱都攒下来，定期汇给还在叙利亚的爸爸。她说，“我不认识帮助过我的那些人，但我可以把他们的爱传递出去，我会积蓄所有的力量，向往美好，因为春来总会到来！”

